

94刊新典古

# 曹雪芹與紅樓夢

中國文學家傳記——曹雪芹



古典新刊  
94

曹雪芹與紅樓夢

莊嚴出版社

· 94 刊新典古 ·

曹雪芹與紅樓夢

編輯者 本社編輯部

出版者 莊嚴出版社

發行者 鄭惠文

發行所 莊嚴出版社

台北市士林區福國路一〇〇號

雙子星大樓二樓二號

電話：八三五九六二一  
八三五六三七六

郵政劃撥帳戶一一一九九號

定價新臺幣八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

究必印翻 · 有所權版

換更回寄請，裝倒、損破、頁缺

# 目錄

## 曹雪芹傳

- 一、宗燮夜話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著書山村……………二〇
- 三、呼酒談往……………三六
- 四、小聚香山……………五七
- 五、槐園秋曉……………八二
- 六、傳奇題句……………九六
- 七、一病無醫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- 八、遺愛人間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## 紅樓夢欣賞

一、不朽的小說家——曹雪芹·····	一五一
二、紅樓夢的旨義和它在藝術上的成就·····	一六六
三、紅樓夢的境界與價值·····	一九五
四、紅樓夢的語言·····	二一五
五、晏叔原與曹雪芹·····	二二九
六、紅樓夢評論·····	二四一

# 曹雪芹傳

## 一、宗翼夜話

乾隆十五年，敦誠十七歲，這已是他進右翼宗學的第七年<sup>①</sup>。那宗學自從黃去非<sup>②</sup>、李迂甫<sup>③</sup>、徐秋園<sup>④</sup>這些教師們來任教之後，是頗有起色了的。敦誠十一歲那年就從家塾轉入宗學<sup>⑤</sup>。他自幼聰明，進了宗學又經常勤奮精進，到了十七歲這

① 敦誠十一歲入宗學，時在乾隆九年。見〔四松堂集〕卷首敦敏作的〔敬亭小傳〕。

② 黃去非，名克顯，見〔四松堂集·黃西江（克顯字去非）先生自蜀來京話舊感作〕一詩。

③ 見上書〔感懷〕十首之五。

④ 徐秋園，名培，見上書〔感懷〕十首之六。

⑤ 同注<sup>①</sup>。

年，他已是詩、文作得都很不壞了。在宗學裏，他是一個學業優異的學生。宗學的稽查孫虛川<sup>⑥</sup>，曾經對學生們說：「你們都應該拿敦誠做榜樣，向他學習纔是。」<sup>⑦</sup>敦敏也在宗學讀書，他大了敦誠五歲，班次較高。他們本是嫡親兄弟，不過敦誠在十五歲的時候就過繼給他已故的叔父寧仁了<sup>⑧</sup>。

本來在乾隆十一年，皇帝就已「恩飭」照親王園寢的形式，重修敦氏兄弟久已黜了宗籍的五世祖英親王阿濟格的墳墓<sup>⑨</sup>。到了這年七月，敦誠的生父瑚玠又授理事官<sup>⑩</sup>。敦氏這一支宗室又稍稍興旺起來了。

八月十四中秋節的前一天傍晚，敦誠由學裏回家後，就急着告訴家人要早些吃

⑥ 孫虛川，名灝，見上書〔感懷〕十首之四。

⑦ 見敦敏〔敬亭小傳〕。原句云：「爾等都當就敦誠生，自有進益。」

⑧ 見〔敬亭小傳〕。

⑨ 見〔四松堂集·壬午詩謁始祖故英親王墓恭紀〕，抄本注云：「丁卯奉旨賜銀修葺。」

⑩ 見〔敬亭小傳〕。

飯。「什麼都成，吃完了我還要到學裏去呢。」家裏人看着他這個忙勁兒，覺得好笑，告訴他：「今天是十四，已經預備下幾桌便席了，哪好不入席就走；而且伯伯那邊早已着人來找他去看戲了。」

原來從乾隆十三年以來，他的伯父拙庵<sup>①</sup>就時常命他家裏的戲班演戲，這次八月十五即屆，更加熱鬧一些。往時，每次都約敦誠去<sup>②</sup>，這次當然不用說了。那敦誠對於吃飯倒無所謂，反正是家人；可是伯伯那裏，大十四的戲不去看，却不太合適。他躊躇了一會兒，終於決定寫一封信，說晚上要到學裏和同學們有事，不能應命赴會；並叫敦升<sup>③</sup>馬上給他伯父送去，自己胡亂吃點兒東西，就到宗學去了。

北京宣武門裏絨線胡同東頭，一所坐北朝南的三層大院子。三間獸頭大門，兩扇大門上釘着包着金的拳大的木釘子，一扇開着，另一扇却是閉着的。門外蹲着張着嘴露出粗大的牙齒的兩個大石獅子，顯得氣勢更加雄壯。這便是清王朝專爲宗室

① 見〔感懷〕十首之一。

② 同上。

③ 敦家的人，假定的名字。



子弟設立的右翼宗學<sup>①</sup>。

敦誠剛一跨進門檻，白髮蒼蒼看門的五十七老頭兒<sup>②</sup>，便笑着問：

「大八月節的，誰都走了，你們<sup>③</sup>還忙往這裏跑什麼？」

敦誠一看五十七，便反問道：

「怎麼你不回家休息一下？」

「李大<sup>④</sup>今天回家了，我明天回家過節，我們倆人對倒<sup>⑤</sup>。今天除你們外，學裏簡直沒有人了；你哥哥和卜宅三<sup>⑥</sup>正在西廳裏說話兒呢。」

「糟，他們還是比我先到！」

敦誠說着就連跑帶跳地向後院去了。五十七聽到敦誠的話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不

① 在北京宣武門裏絨線胡同。

② 滿洲人的名字，這裏假定他是右翼宗學的兩個門房之一。

③ 是說卜宅三、敦敏和敏誠。

④ 是另一個看門的，名字是假設的。

⑤ 在這裏，「對倒」是李大回家五十七在宗學，李大回宗學五十七回家的意思。

⑥ 卜宅三，名隣，浙江人，可能在右翼宗學擔任輔助教學工作。

禁道：「這小傢伙！」

宗學的西廳是三明兩暗的五間房。三間的正中是個房門，屋裏靠牆陳設幾張紅木八仙桌，每桌左右都有兩個紅木靠椅，靠牆空隙地方擺了八個紅木椅子，每兩個椅子中間，又各配上一個紅木茶几。

這西廳平時本來是爲了教師們休息用的，所以兩個暗間裏各有一套臥具。窗外兩棵高大密茂的桂花，花香四溢。窗外爬滿了喇叭花，雖然花已不多，有的並已結了子兒，但當朝陽射到的時候，紅紫的花朵，却也很吸引人。八月十四的晚上，那花都已捲縮在一起，惟有一片片的綠葉，不時被風吹動，發出輕微的響聲。

「她算個什麼東西，不過是個歌妓！」

敦誠剛剛進了第三進院子的中門，還沒有走進西廳，就聽出來是敏誠<sup>②</sup>的聲音

<sup>②</sup> 敏誠即寅圃，也是宗學學生，是敦誠的宗兄。由後來敦誠的〔哭復齋〕文中所云：「未知先生與寅圃、雪芹諸子，相逢於地下，作何言笑？可話及僕輩念悼亡友之情否？」數語，可知雪芹與寅圃亦相識。

了。他走進西廳，祇見敏誠一面吃着月餅一面講着；敦敏和卜宅三却在那裏剝着蓮蓬子兒。桌上擺着兩瓶酒、水菓和點心。看到敦誠來了，他們都表示歡迎地說：

「你來了正好，聽聽你的意見罷。」

「你們在談什麼？」

敦誠問。

「從詩箋談到薛濤箋，又談到歷來詩人對薛濤的恭維，寅圃剛纔說：她算個什麼，不過是個娼家。」

敦誠正要答話，忽聽門外有人接道：

「娼家就是壞人麼？咱們評理。」

大家都聽出是雪芹的聲音。雪芹的家在西單牌樓刑部街●，他吃過飯就來了。雪芹到右翼宗學已經兩年。他擔任一些事務管理性質的工作。他不但和輔助教學的卜宅三很熟，和敦氏兄弟及敏誠一些人，也談得來。雪芹雖不擔任教職，他們却都

① 卽敏誠，見上注。

② 相傳雪芹家曾住刑部街，當卽在此時。

佩服他的詩才。尤其是他近兩年來寫出的那幾十回〔石頭記〕，大家更是愛讀。曹家做了好幾代江寧織造，接過幾次駕，這些歷史是人們所熟知的。曹家現在雖已衰落，但這些年輕的貴族，却是不在乎這些，不以成敗論英雄的。他們愛和雪芹接近，因為他們對雪芹本人感到興趣——實在，雪芹這人，祇要你跟他接觸，祇要他不是厭煩你，那麼，你是不會不感興趣的。

當下屋內四個人幾乎是同樣的話：

「芹圃，快來罷，你來解決這——」

話還沒說完，雪芹就提着一瓶酒進來了。

「怎麼，你又拿來一瓶酒？太多了，我們已經帶了兩瓶在這裏。」

雪芹笑了笑：

「不多，不多。」

大家稍微靜了一會兒，敏誠不服氣地首先轉到適纔的話題：

「芹圃老兄，你說對不對；那薛濤也不過是個娼優者流，歷來的文人學士，浪費了那麼多筆墨來品題她，我看是沒什麼道理的。宅三和子明<sup>②</sup>不以爲然，却又說不出個什麼道理來。」

雪芹向他們四人望了望，便知道他們顯然是在等着他說話了。便問敏誠道：

「照你看來，那些高貴的命婦便都是個個值得稱頌的？至於做了皇帝的武嬰就更不用說了？」

「你說的這些人總是些正派人。」

「怪，武則天也是正派人？單說她那套淫穢的宮闈生活，就不比薛濤高明！那薛濤也不過是環境使然，當初何嘗不是良家子女？做歌伎並不能抹煞她那聰明靈秀的本質。再說，人，本來就是沒有什麼高下的。」說到這裏，卜宅三却發了個問題：

②③ 卽敦敏。

④ 卽武則天。

⑤ 按薛濤唐時名妓，本長安良家女。父鄭，宦遊卒於蜀中，母孀居貧甚，濤遂墮樂籍。濤工詩詞，知音律，與當時文人如韋臬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杜牧等均有唱和；又曾自製詩箋，世稱「薛濤箋」。這裏根據〔石頭記〕第一回，知雪芹對薛濤這樣的人，不但並不岐視，反而加以推重，這也表示雪芹對於人們的看法，故下文云：「人，本來就是沒有什麼高下的。」

「芹圃，難道你不承認人有上智下愚的差別？」

「我不是不承認人有上智下愚的差別；我是說，天下儘有些同是才華蓋世的人，祇因遭遇不同，處境各異，遂致有的被頌揚，有的受貶抑。但這樣的頌揚和貶抑却是曲學阿世的人們的勾當，他們是不值錢的。我平生最恨這種——」

敦敏坐在面對門的位置，他在靜聽着雪芹的話。這時一輪明月已湧現在東方，月光由開着的門射入室內。他看出雪芹來時就有些酒意；聽到這裏，覺得要再說下去，不免使敏誠下不了台。於是一面向外走，一面大聲叫道：

「你們快來看看大好的月亮！」

大家不自覺地跟了出來，欣賞那皎潔的月光，呼吸着秋夜微涼而爽朗的空氣；但同時每人却又都嗅到一股濃郁的清香味兒——原來他們都站在桂花的旁邊。

天上一輪纔捧出。

人間萬姓仰頭看！<sup>②</sup>

② 見〔石頭記〕第一回，是賈雨村吟的詩。賈雨村原以這首詩表明他「自命不凡」之意。

這裏借用表明雪芹對那些諂媚逢迎的人們的諷刺。已與原意不同了。

大家正在靜立看月，只聽雪芹順口吟出這兩句詩。

「好，即景文章！」

敦誠看着雪芹說。敦敏年紀到底大了些，想得比較複雜，他嘴裏也說着「好」，心裏却和方纔的辯論聯繫起來：覺得雪芹這兩句詩，也含有諷刺之意。卜宅三和敏誠兩人不曉得在想什麼，反而沒太注意。那卜宅三說不定是在思念他遠在浙東的家，看到月亮還想着「月圓人未圓」哩。敏誠好像看出卜宅三那副出神的樣子，便打趣道：

「宅三，請你聯：

舉頭望明月，……」

卜宅三笑着沒言語，倒是敦誠拉長了聲音道：

「低——頭——思故鄉。」<sup>①</sup>

大家哈哈大笑。卜宅三抗議道：

「鬢學敝宇高檐，何須『低頭』？」

① 與上句同爲李白的詩句。

「好，硬漢子！可是記着：在矮檐下也別『低頭』！」雪芹像是在讚美也像是在鼓勵着。

進得室來，大家胡亂地吃着東西。這時敦敏、敏誠和卜宅三正湊在一起聊。雪芹和敦誠各拿一塊敦敏從家裏帶來的牛肉乾，每個人端一碗酒在喝着。敦誠問雪芹道：

「芹圃老兄，照你剛纔那種看法，那麼，像敬新磨、卓文君、紅拂、崔鶯鶯、朝雲、薛濤，又如李龜年、黃旛綽這般人，不但不下於溫飛卿、秦少游，而且也沒有理由說他們比陳後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低賤了？」<sup>29</sup>

雪芹道：

「正是此意。他們都是易地則同的人物。」<sup>30</sup>

「那不就成了『成則王侯敗則賊』麼？」<sup>31</sup>

<sup>28</sup> 見〔石頭記〕第二回。

<sup>29</sup> 同上。

<sup>30</sup> 同上。但甲戌本和庚辰本脂硯齋重評〔石頭記〕都做「王侯」，而戚本則已作「公侯」了。



「難道不是這樣麼？祇是你說那『王侯』却須改爲『公侯』<sup>⑪</sup>；因爲做皇帝倒是受命於天與衆不同的啦。」<sup>⑫</sup>

雪芹說到最後一句話，自己覺得口不稱心；但他認爲面對着宗室們，補充這句是必要的。敦誠倒並未在意這些。停了一下，雪芹又加以解釋——但這解釋也並不是他篤信的什麼哲學：

「天地生人，本有大仁大惡兩種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等，大仁者也。他們都是秉天地之正氣的；桀、紂等等都是大惡，是秉天地的邪氣的。他們自是不同。」<sup>⑬</sup>

說到這裏，早被那邊的卜宅三聽到了：

「芹圃，你最近服膺了道家之言？什麼『正氣』『邪氣』的？」

「宅三，要曉得道有道家 and 道教之別，道教那套丹砂飛升之論，固然是虛妄的

⑪ 見戚本和再後各本第二回。

⑫ 這是雪芹不能不說的話。

⑬ 語意見〔石頭記〕第二回。